

回族语言文化

杨占武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宁夏社科规划“八五”重点资助项目

回 族 语 言 文 化

杨占武 著

责任编辑:汤晓芳

封面设计:项玉杰

回族语言文化

杨占武 著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宁夏贺兰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125 字数 86 千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227-01554-8/H·11

定 价:5.60 元

遥远的记忆

(代序)

法国作家都德(1840—1897年)曾写过一篇短篇小说《最后一课》，讲的是普法战争时的故事。这是一篇优秀的爱国主义教材，一直选在中学语文课本中。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忆着我的语文老师江之浒先生讲述这篇课文时严肃激越的神情——它和小说中抒发的情感是那样的合拍。

小说中韩麦尔老师有一段话，多年来，我一直品味、咀嚼：

接着，韩麦尔先生从这一件事谈到那一件事，谈到法国语言上来了。他说，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又说，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

当着向普鲁士侵略者缴出家园、财产、人身自由的时候，语言就成了最后一道永远不能缴出的屏障。它是维系民族情感的纽带，构筑精神家园的基底。有了语言对心灵的守护，一个民族的精神便激荡腾越，生生不息。韩麦尔老师说：“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仅此一点，我觉得他已把握了历史的本质。

美国长篇小说《根》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黑人主人公一次次地逃亡，一次次地被打得皮开肉绽，但决不接受白人奴隶主给他的英文名字，而坚持用非洲母语称呼自己——哪怕付出加倍的皮肉之苦也在所不惜。

于是，我理解了：名字，虽然只是一个符号，但它蕴藏的却是对故土家园的深情回望，蕴藏了对发生在个人及群体中血淋淋的历

史的记忆。

不用再三品味，你便能感觉到其中沉甸甸的涵意。

我相信，每一个远离母语家乡的游子，都能体味出这份情感。

我的思绪甚至飘得更远、更远。

回回先民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他们驾着云帆，骑着骆驼，手执香料与珠宝来到遥远的东方进行商务贸易的时候，或者遵从穆圣“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教诲，进入盛世的文明古国进行文化学习与交流的时候，或者由于战争的变故，被迫征调进入华夏大地的时候，我想象那一定是一幅色彩斑斓的语言景象：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以及南亚语，是他们这部分人或那部分人的交际语言。

这样的语言景象存在了几代人、百年多的时间。

后来，经过历史的演变、语言的融合，这些人选择了共同的交际语言：汉语。用汉语表达思想，交流感情。

行笔到此，为了避免我的意思遭到误会，我还必须指出：与普鲁士人强迫法国人缴出语言不同，与白人奴隶主强迫黑人奴隶接受英语姓名更不同，回回先民失去自己的母语，与其说出于被迫，勿宁说出于自愿与需要：认同的自愿与生存的需要。——虽然，当时的统治者也有限制他们讲母语的律令。

历史学家也认为，共同选择汉语，是回回民族成为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

远离汉语家乡、流落到中亚的回回人也把它作为自己有别于俄罗斯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就是国际社会所说的东干人。汉语是东干族的民族语言。

然而，历史毕竟是难以遗忘的，语言也是难以遗忘的。科学研究发现，人类只有两样东西根深蒂固，一脉相传：一个是遗传代码，一个是语言。

你如今沿着广袤的西北乡村小道自东南西行北上，途经一个回民村落，不用更多的深入而只须稍作停留，便可以听到诸如此类的村言土语：

哈瓦尼劳叨，不听话，伊斯纳尔行匪。

或者听到那些光着屁股、蹦蹦跳跳的顽童在毛毛细雨中高唱的童谣：

阿斯玛的雨儿大大下，

精尻子娃娃不害怕。

还有他们在自家的院子、打碾糜谷的场上，呼唤同伴戏耍的吆喝：

奥勒赤(婆)抓鸡娃儿，娃娃伙儿快耍来。

或许你就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或许经过考证你才能理解其中一些语词的含意。哈瓦尼：阿拉伯语，意为小家伙、小鬼；劳叨：波斯语，调皮、滑稽；伊斯纳尔：维吾尔突厥语，又、偏要、光；阿斯玛：波斯语，天。奥勒赤：老鹰。三段话层面的意思是：“小家伙太调皮，不听话，偏偏干坏事”和“天上的雨大大下，精尻(方言读勾)子娃娃不害怕”及“老鹰抓小鸡，小娃娃快来玩”。

这样的语词在回族话中是大量的。

它是已经逝去的遥远的历史的回响，是对种族、血脉的记忆，是这个民族的指纹，是在多民族的中国中这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文化特征。

回回民族由于对母语词汇的深刻记忆，也由于在失去母语以后的宗教生活中对阿拉伯语、波斯语的不断温习，相当大地改变着自己所使用的汉语。于是，一种新的汉语言形式出现了。社会语言学家有一个专门的术语描述它：语言变体，更具体地说，是语言变体之一的社会方言。《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指出：“在社

会语言学兴起之前，标准语是语言学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正统的和受尊重的；与之相殊的土语、混合语、地域方言等则被认为是一种二等语言，不值得重视的。社会语言学兴起以后，这种偏见被取消了。社会语言学认为，因地域、阶级、阶层、职业、性别、年龄而引起语言变异是自然现象，由此而产生的语言异体都应予以平等对待。英国英语应予尊重，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各种异体英语也应予以尊重”。

如果允许我使用一个笨拙而不恰当的比喻的话：回族汉语之于一般汉语的区别，相当于新西兰英语之于英国英语、美国英语之于英国英语的区别。

深谙回汉族方言或者在回汉民族杂居地区有相当生活经历的人，或许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回汉杂居的方言小区内，回族人和汉族人的方言就是不一致。语言学家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技术操作，诸如声韵调的描写、语法词汇的分析才能准确地说出这种不一致，而底层的群众完全不用这些技术手段，只依靠他们的听觉和语感便能迅速把握。初次见面，三言两语的交谈，回族的说话人可能告诉你：和我说话的这个人，是汉民的“声气”。——“声气”的意思大概就是“声音语气”。或者，汉族的说话人可能告诉你：那个人是回民的腔调。记得有一次我下乡到宁夏北部的石嘴山市，负责接待我的汉族同行在旅途中向我学说宝丰回民的说话腔调，维妙维肖，出神入化。但他并不是一个搞语言研究的人，只是久居该地，十分熟悉当地的语言和风俗人情而已。

在每一个回汉杂居的方言岛中，都有这种差异的例证。

差异，构成了回族话的区别性特征，也深刻地反映着回族精神文化的独立特征。

这本小册子，就是叙说这种差异的。

而且，我进一步猜想：它的形成，根源于遥远的记忆。——回族人民对那已经逝去的遥远的历史的记忆。

目 录

遥远的记忆(代序).....	(1)
第一章 地异言殊的回族话.....	(1)
第二章 先民的语言.....	(9)
第三章 回回语言文字学	(18)
第四章 回族话中的借词	(28)
第五章 语词中的历史	(38)
第六章 回族伊斯兰教特点的汉语词汇	(48)
第七章 谚语与文化习俗	(53)
第八章 回族经堂语	(60)
第九章 东干语	(71)
第十章 小儿锦	(78)
附录一:回族话外来词词汇表.....	(86)
附录二:回族穆斯林教名中阿对照表	(101)
后 记.....	(123)

第一章 地异言殊的回族话

悠悠岁月，漫漫步履，回族人民在中华大地上已经走过了晴空丽日、风雨交加的 700 年历史。

八百六十多万回族人民，大多是历史上进入华夏大地的伊斯兰教徒的后代。从煌煌大唐到恢宏元代，西亚、中亚、北非信仰伊斯兰教的贡使、工匠、商人、军人们曾持续不断地自愿或被迫进入中原大地。他们或举族迁来，或组成商队，沿着海陆“丝绸之路”——这条“开放与对话”之路，源源不断地来到东方，入居华夏大地。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数百年的沧桑变化，一个独特的民族共同体形成了，并呈现了如此的风景：如今的中国，无论是黄金地带的东南沿海，还是长城脚下、天山南北、丝绸古道，亦或青藏高原、黄河源头，长江两岸、天涯海角、松辽腹地、长白山区，都留下了回族人民勤劳奋斗的活动足迹。下面是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回族人口的分布状况：

地区名称	人口数(单位:人)
北 京 市	207 006
天 津 市	159 349
河 北 省	492 022
山 西 省	57 761
内蒙古自治区	192 808
辽 宁 省	263 422
吉 林 省	122 777
黑 龙 江 省	139 078
上 海 市	49 709

江 苏 省	121 120
浙 江 省	17 186
安 徽 省	300 294
福 建 省	92 124
江 西 省	9 331
山 东 省	459 597
河 南 省	868 867
湖 北 省	77 625
湖 南 省	93 205
广 东 省	8 845
广西壮族自治区	28 190
海 南 省	5 695
四 川 省	108 638
贵 州 省	126 500
云 南 省	522 046
西藏自治区	2 987
陕 西 省	130 899
甘 肃 省	1 094 354
青 海 省	638 847
宁夏回族自治区	1 524 44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681 527
总 计	8 602 978

可以说,今天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或多或少的回族人居住。

空间的“大分散、小集中”,历史的不断发展组合,回族人在体质上逐渐与汉族人混同。同时,在强大的汉文明面前,他们也逐渐忘却了自己曾讲过的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等语言,而采用汉

语作为自己的民族共同语。与居住地“大分散、小集中”相为比照的是，回族人的语言也完全地统一在汉语方言的区别之中。这也是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景：回族散居在华夏大地的各个角落，也同样操着各个地区的汉语方言。同样是回族，而或南腔，或北调，内部通话与汉族人民一样不易。回族有句谚语说：“哪里回回说哪里的话，哪里回回唱哪里的歌”，正是对这一现象的生动说明。我们可以仿照汉语方言区划对回族汉语方言进行一些描述。

汉语有七大方言区，根据回族的人口分布状况，也可以测算出各个方言区的回族人口情况。具体如下：

北方方言，占汉语散布区的四分之三，包括长江以北地区，长江以南的镇江以上，九江以下的沿江地带和湖北（东南角除外）、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北部、湖南西北角。这一方言区的回族有770多万，约占回族总人口的90%。其中主要的聚居地有：

A、西北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兰州市、临夏回族自治州、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甘南藏族自治州、天水市、平凉地区；青海省西宁市、化隆回族自治县、门源县、民和县、大通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地区、巴音郭楞自治州和焉耆回族自治县、塔城地区；陕西省西安市、安康地区、汉中地区、渭南地区、商洛地区。

西北地区有回族400余万人，约占全国回族的一半。

B、东北地区：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阿城、宁安、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吉林省的长春市、吉林市、九台、双阳、伊通、扶余；辽宁省的沈阳、锦州、本溪、鞍山、丹东等，这一地区回族近53万人。

C、华北地区：北京市的宣武区、崇文区、朝阳区、海淀区、通县、大兴县等；天津市的和平区、河北区、红桥区、北郊区、南开区、江东区、河西区等；河北省的沧州市、唐山市、张家口市、石家庄市、保定市、邯郸市、孟村回族自治县、大厂回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海市、赤峰市、呼伦贝尔盟、兴安盟等地；

山西省的长治市、太原市、大同市、晋城、阳泉、榆次、临汾、运城等地。这一地区有回族 111 余万人。

D、华中地区：山东省的济南市、潍坊市、济宁市、泰安市、淄博市、枣庄市、德州地区、惠民地区、临沂地区、菏泽地区、聊城地区等；河南省的郑州市、开封市、洛阳市、三门峡市、许昌市、漯河市、平顶山市、新乡市、焦作市、商丘地区、周口地区、驻马店地区、信阳地区、南阳地区；湖北省的十堰市、襄樊市、郧阳地区；湖南省的常德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这一地区有回族约 150 万人。

E、华东长江以北地区：江苏省的徐州市、淮阴市、扬州市、盐城市、连云港市等地；安徽省的阜阳地区、淮南市、蚌埠市、六安地区、滁州市、合肥市、安庆等地。这一地区回族约有 22 万人。

F、西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北部地区：四川省的盐亭、广元、青川、平武、松潘、阆中、武胜、阿坝藏族自治州、成都市等；贵州省的毕节地区、六盘水市等地；云南省的巍山、永平、大理、腾冲、洱源等地；此外，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及西藏自治区的拉萨市、昌都地区等地也散居一部分回族。这一地区有回族近 14 万人。

吴方言 吴方言习惯上又称“吴语”。吴语分布地区包括江苏省长江以南，镇江以东部分（不含镇江），崇明岛和长江以北的南通、海门、启东、靖江等县，以及浙江省的绝大部分。靖江和丹阳可以说是吴语的北边界，温州、金华、衢县是吴语的南部边界。

这一方言区内，回族主要分布在：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市、常州市、苏州市、南通等地；浙江省的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嘉兴市、衢州、金华等地。这一地区回族约有 15 万人。

湘方言 湘方言分布于湖南省（西部除外）。

这一方言区的回族主要分布在湖南省的邵阳市、益阳、长沙、株洲、衡阳等地，回族人口约 4 万人。

赣方言 赣方言分布于江西省（除去东北沿江一带）和湖北省东南角。这一方言区的回族主要分布在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等

地,回族人口约1万人。

客家方言 广东的东部和北部是客家方言的主要散布区,其余还有福建、江西、台湾、广西等省的部分地方,湖南和四川也有小部分。操客家话的回族人数目前尚不清楚。

粤方言 粤方言分布在广东中部和西南部、广西的东南部。这一方言区的回族主要分布在广东省的广州市、深圳市、肇庆市、湛江市、珠海市、茂名市、佛山市等地,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也有小部分。这一地区的回族人口约有1万人。

闽方言 闽方言除福建省外,还散布于广东的潮汕地区,海南省的大部分,浙江省南部温州地区一部分和舟山群岛以及台湾省的大部分汉语区,另外,南洋群岛数百万华侨也以闽方言作为日常交际语言之一。这一方言区内的回族主要分布在福建省的福州市、泉州市、厦门市、邵武、晋江、惠安、南安、永胡、平潭、同安、莆田等县市,浙江南部的温州地区和舟山群岛,以及台湾省的一小部分,广东省的少量回族都属于闽方言区。这一方言区的回族约有10万人。

全国回族大部分分布于上述的七大汉语方言区内。另外,海南省三亚市回辉、回新两乡的回族内部还使用着一种学术界称之为“回辉话”的语言。这种语言究竟属于何语系、何语种,目前尚无定论。不过,根据回族的族源以及回辉话的语言特征,初步将其看作是来源于南岛语系的一种语言,这大体上符合实际。

弄清楚各个汉语方言区内回族的人口分布状况,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首先,为人们对回族话进行深入细致的描写提供了依据和基础。比如各个方言区中回族话的特征,在吸收阿拉伯语、波斯语等外语词汇时所体现出的特点等,都是需要悉心考察的内容。其次,回族虽然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文化特征,但各地回族又有各自的风俗习惯。方言的分歧为回族区域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铿锵秦声,你侬吴语,回族人在方言上的这种分歧不仅仅

在于语言本身,它也是区域文化的区别性特征之一。再次,回族文化研究中的有些问题也只有借助于这种方言上的区别才能深入理解。比如“小儿锦”,广州的阿訇与西安的经师会有不同的拼法,如果没有对这两种方言的了解,是不会了解这种不同的根源所在的。

回族话的内部差异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方言的差异,但这不是回族话的主要特征,也不是回族话与汉语的区别。恰恰相反,这正是与汉语的相同之处。回族话与汉语的区别性特征大体是:

词汇方面:有大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以及突厥语等语言的外来词汇和回族化的汉语词汇。外来词如:

阿拉伯语:伊玛尼(信仰)、筛团尼(魔鬼)、尔德(念礼)、逊乃提(圣行)、阿兰(世界)、哈只(朝觐者)、安拉(真主)、古尔邦(宰牲节)、克尔白(天房)等等。

波斯语:华哲(智者、学者)、朵斯梯(朋友)、朵斯答尼(朋友的复数)、古纳海(罪过、罪恶)、乃麻孜(礼拜)、板代(仆人,谦称词。伊斯兰教认为人是真主的仆人,穆斯林自称“板代”),等等。

维吾尔语:干兰(笔)、巴巴(祖父)、达达(父亲)、呼满岱(我不懂),等。

回族话的词汇中还有来自蒙古语、藏语的词。如蒙古语:吉麻眼(糟糕),藏语:艾来白来(摇摆不定)等。

汉语词汇的回族化或伊斯兰教化,也是回族话词汇的特色之一。这些词汇大多不能按照汉语词汇原有的意义去理解,比如:“没水”,指大净失效或该做大净而尚未做;“有水”指大净随身或已做过大净。这些词汇的构成方式、意义,大都具有鲜明的回族特色,有某种特定的含义。

语法方面:由于借用外来词和使用独创的词汇,在词法与句法上都有一些与普通汉语不同的地方。如“抓水”,以汉语的词法搭配来看,是明显的语意搭配不当,很难理解,但却是回族穆斯林的通用词汇,专用于指称替亡人做大净;“色俩目在你上”,是“向你致以

色俩目(问候)”的意思,这种句式也为现代汉语所无。受阿拉伯语的影响,回族话中也有一些具有阿拉伯语语法特点的句式,这一特点在回族经堂语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语音方面:由于回族在使用阿拉伯语、波斯语等外来词时,一般都尽量地保存了这些词汇的发音方式,所以,在回族话中有比较明显的阿拉伯语、波斯语语音。比如“别麻尔”、“尼尔埋提”中的“尔”,并不读汉语的 er 音,而发阿拉伯语的舌颤音[r]。可以说,保留阿拉伯语、波斯语的语音,是回族话的普遍特征。

在同一方言区内,回族汉语与汉族汉语除了体现出上述的差别外,还有一些不同之处。对此,当地的回汉群众有明显的感觉,他们也往往用自己的语言描述这种不同。如笔者在西安工作时,常常听到西安的汉族同志说:“西头的回回(指居住在西大街乔梓口一带的回族)说话‘干’”。“干”的意思大略可译为“清脆”,实际上可能指的是回族人说话相对音高较高、语速较快这一特点。

这种差别也已经被语言学者的方言调查所证明。比如,甘肃省临夏市的回汉族居民,在外界看来,他们都操地道的临夏话,但临夏话内部回族与汉族的语言仍然有不小的差异。临夏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临夏市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和临夏州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的“方言志”部分对此曾做过一些描述。语音方面如:

1、汉族读音以声母 t, t' 和单韵母 i 及韵头是 i 的复韵母相拼的字,回族读音把 t 改为 tɤ, 把 t' 改为 tɤ'。如:弟[tɿ]读[tɤɿ], 跌[tɿə]读[tɤɿə], 吊[tiau]读[tɤiau]; 体[t'i]读[tɤ'i], 铁[t'ə]读[tɤ'ia], 听[t'ɪŋ]读[tɤ'ɪŋ]。

2、汉族读音以声母 tɕ, tɕ', s 和单韵母 ə 相拼的字,回族读音中一律改为复韵母 ai。如摘[tɕə], 拆[tɕ'ə], 色[sə]回族读为:摘[tɕai], 拆[tɕ'ai], 色[sai]。

3、汉族读音以声母 k、k' 和韵母 uaq 相拼的字，回族读音中省去韵头 u。如光[kuaŋ]、况[k'uaŋ]读成[kaŋ]、[k'aŋ]。以上这些，都是有规律性的语音差别。词汇方面的差别较多地体现在亲属称谓、代词等方面，如：

普通话	回腔	汉腔
母亲	阿娜	阿娘
伯母	大娜	阿妈(也用于称呼母亲)
姨妈	阿姨娜	姨娘
祖母	奶奶	阿奶
谁	阿是个	阿一个

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词汇差别表现在声调的不同上，如：

普通话	回腔	汉腔
父亲	阿大 a ¹³ ta ¹³	阿大 a ²¹ ta ¹³
祖父	阿爷 a ¹³ iə ¹³	阿爷 a ²¹ iə ¹³
哥哥	阿哥 a ¹³ kə ¹³	阿哥 a ²¹ kə ¹³
那个	兀个 vu ¹³ kə ⁵³	兀个 v ⁵³ kə ⁵³

上举的例词中，回族话对前一个字都读升调(13 调)，而汉族话中均读为降调(21 调或 53 调)。大家知道，声调在汉语中有区别语音、语意的作用。临夏话的回、汉方言差异，也正是利用了声调的这种功能。

临夏话内部回、汉方言的这种差异是比较典型的，但却不是独特的现象。我们发现，在回汉杂居的每一个方言区、方言片中，回汉方言总有一些明显或细微的差别。这种差别往往是当地人判断民族成分的一种根据：听话人可以从对方的话语中分辨出他是回族还是汉族。而这些方面正是回族语言研究中过去一直比较忽略的问题，有必要将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语言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

第二章 先民的语言

回族先民原来说什么话？这个问题一到学者手里就得考证，如果回族的底层群众遇到这样的提问，他们很可能毫不犹豫地回答：“经”上的话！“经”指的是《古兰经》。这样，就等于说回族先民说的是阿拉伯语。

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呢？有。那就是一篇流传很广的有关回回来源的故事。

传说，在唐贞观年间，有天晚上太宗做了一个恶梦，梦见有一个妖怪向自己扑来。正在危险的时候，忽然有一位长者，身穿绿袍，头缠白布，手捻素珠，赶走了妖怪，解除了险情。第二天，太宗召集文武群臣，给大家讲了自己昨晚的梦境，并征询解释。有一位大臣启奏道：妖物是乱臣贼子的象征，头缠白布的长者，是大食国的大圣人。陛下此梦说明，没有大食国这位大圣人的帮助，我国将有动乱的危险。

于是，唐太宗便派使臣到了大食国，请穆罕默德圣人派人来传教，帮助他解决国难。

穆圣答应了太宗的要求，派了三个人到大唐来。他们是盖思、吴哀思、宛朶思。盖思、吴哀思两人因不服水土，歿于途中。只有宛朶思一人到了中国，住在京城长安的外宾馆。

宛朶思住下后，终日闭门不出，静坐干功和礼拜。唐王为了试验他，就派一个人穿上龙袍，化装成唐王模样去看他，结果宛朶思只是念经，没有理会。第二回，唐王自己化装成一般官员的模样前去会宛朶思。宛朶思当时正在念经，念完一段后，把经一合，笑着迎出门来说：“快请唐王进来坐，恕我迎接来迟！”唐王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我是唐王？”宛朶思笑而不答。唐王和宛朶思携手而坐，唐王为了试验他的才学，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宛朶思都对答如